群經平議

羣經平議卷四

德清俞樾

尙書二

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湯誓

傳曰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

樾謹按史記殷本紀曰舍我嗇事而割政無夏字枚傳亦不及夏字是夏字衍文也後人因正義曰爲割剝之政于夏邑故妄增之耳然傳義與經旨未合蓋經旨正如蔡傳所謂亳邑之民憚伐桀之勞者宋儒雖短于詁訓至其體會古人語意則有獨得之見未

可盡沒也我后當謂湯割讀作害大誥天降割于我家釋文曰割馬本作害是割與害古通也害卽下文時日害喪之害今作曷乃後人所改孟子梁惠王篇引作時日害喪可證古本作害也詩葛覃篇毛傳曰害何也毫衆蓋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何正乎故湯告之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也史記作政者正之爲政猶害之爲割並叚借字耳

有衆率怠弗協

傳曰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

樾謹案史記集解引馬注曰衆民相率怠惰不和同

攸傳正用馬注然非經旨也經方言桀之無道乃又責民之怠惰斯不然矣怠讀爲殆古怠與殆通詩元鳥篇受命不殆鄭箋曰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何晏注曰徒使人精神疲殆解殆與疲殆其字並當作怠而經皆作殆是怠殆通也此文怠字當爲危殆之殆言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故其民率危殆而弗協也三率字皆語詞詩思文篇帝命率育毛傳曰率用也馬注以相率釋之亦誤矣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盤庚上

樾謹案遷于殷是旣遷矣民不適有居是旣遷之後民有所不便非未遷以前民不樂遷也嘗取盤庚三篇反覆推求竊謂盤庚之作當從史記殷本紀說紀云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是盤庚之作在小辛時作盤庚所以諷小辛也傷今思古猶小雅楚茨諸篇之義也呂氏春秋愼大覽曰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然則史記謂百姓思盤庚信有徵

矣盤庚之作因百姓思盤庚而作則所重者盤庚之政也其首篇述盤庚遷殷之後以常舊服正法度即所謂盤庚之政也此作書之本指也其中下兩篇則取盤庚未遷與始遷之時告誡其民之語附益之故雖三篇而伏生止作一篇也後漢書文苑傳杜篤論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引帝王世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徙都于亳正義引鄭注意亦略同是盤庚之政去奢行儉之政也篇首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蓋民習于耿之奢淫故至殷而不適有居言

不安于所居也盤庚以常舊服正法度而告之曰無傲從康又曰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又曰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又曰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所再三致告者皆勉以本業戒以荒淫正與去奢行儉之指合且曰自今至于後日則爲既遷後所作可知使其時尚未遷則但可如中篇之末所云今予將試以汝遷不當曰自今至于後日也又自王若曰格汝衆至罰及爾身弗可悔凡數百言無一語及遷至中篇則屢言之曰視民利用遷又曰今予將試

以女遷安定厥邦又曰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豈非中篇述未遷時語故屬及之上篇乃盤庚遷殷後正法度之言與遷殷涉乎故以當時事實而言盤庚中宜爲上篇盤庚下宜爲中篇盤庚上宜爲下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者未遷時也曰盤庚既遷奠厥攸居者始遷時也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者則又在後矣惟奠厥攸居而民不適有居此盤庚所以必正法度也然則作書者何以顛到其序乎曰作書之序如此也盤庚之作百姓追思之而作也思盤庚思其政也故始所作者蓋止今之上篇載盤庚

遷殷正法度之言而已無中篇無下篇也然而盤庚未遷與始遷時再三致告其民者民猶孰而能詳也於是亦附其後焉此中下兩篇所以作也序書者不能不曰三篇在作書者則以上篇爲主而中下兩篇特附焉者也是故盤庚三篇宜乃伏生之舊合爲一篇而仿漢石經之例罰及乃身弗可悔之下空一格接盤庚作承建乃家之下空一格接盤庚既遷以見古人附錄之體而其義則從史記爲百姓追思而作上篇所載皆盤庚遷殷後之言則篇中文義自明矣

李顧衆感出矢言曰

樾謹按盤庚上篇旣曰盤庚遷于殷又曰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一篇而兩用發端之語先儒未有得其義者今按說文頁部顲呼也商書曰率顲衆戚是感本作戚今作感者後人依枚傳義改之也率乃語詞詩思文篇毛傳曰率用也盤庚因遷殷之後民不適有居用是呼衆戚近之臣使之出而矢言于民也顲之義當從說文訓呼古彝器銘詞每用呼字無專鼎曰王呼史友冊命無專頌鼎曰王呼史虢生冊命頌師遽敦曰王呼師朕錫師遽貝十朋師酉敦曰王呼史䄅門冊命師酉吳彝曰王呼史戊冊令吳此類甚

多然則籲眾戚者呼眾戚也正古人紀載之體自我王來既爰宅于茲至底綏四方凡九十四字皆盤庚使人依已意爲此言故盤庚之文聱牙難讀而此九十四字獨爲明順蓋談述之文與面命者不同也其文至底綏四方已畢下乃盤庚進其臣而親誥之與上文不相蒙故各以盤庚發端焉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樾謹按我王即謂盤庚也盤庚自言皆稱予此則使眾近臣出而陳辭非盤庚自言故稱我王也來者自耿來亳也爰之言易也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

爰田服注曰爰易也既爰宅于兹言既易宅于兹也

盤庚上篇爲遷殷後作此其明證矣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樾謹按商書言其如台者四湯誓篇夏罪其如台高宗肜日篇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篇今王其如台殷本紀皆易其文曰柰何惟此篇卜稽曰其如台本紀不載以類求之則亦當爲柰何蓋古語如此也曰字句中語助非卜詞也言我民不適有居則是奢淫無度不能相正以生矣雖卜稽可柰何當以卜稽曰其如台六字爲句曰其猶越其也下文曰越其罔有黍

稷越與曰古通用耳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盤庚之遷蓋不用卜故有非敢違卜之言說詳下篇當時臣民必有以此爲口實者故盤庚言苟不能以法度相正以生雖卜亦無如何耳

先王有服

傳曰先王有所服行

樾謹按枚義迂曲殆非也說文又部艮治也從又從卪卪事之制也然則服事之服字本作艮今經傳皆作服服行而艮廢矣卪爲事之制故服亦爲制鄭石制字子服是也襄二十年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上

下有服上下有服言上下有制也杜注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則誤以爲車服之服矣呂氏春秋樂成篇曰田有封洫都鄙有服高注曰服法服也然都鄙有法服義不可通疑高氏原注曰服法也蓋服爲制故亦爲法淺人不知其義妄加服字耳此云先王有服言先王有制也盤庚遷殷之後因民習以耿之奢淫不適有居故以先王之制告之其下云以常舊服正法度所謂常舊服即先王之制矣

于今五邦

傳曰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

居亳凡五徙國都　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往居亳爲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計湯旣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

樾謹按釋文引馬融云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其說亦與鄭同請以漢人舊說破之張平子西京賦曰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據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然則後五遷當從亳始若并商丘數之則不足前八遷之數矣枚傳悉本書序自不可易但因不知上篇爲遷殷後作而曰我往居亳

則疑不可并今所欲遷者而預數之正義謂意在必遷故道數爲五此說殊爲迂曲故自盤庚上篇之義明而五邦之數亦定矣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

傳斆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

樾謹案傳義非也說文教部斆覺悟也葢民之不適有居由于奢淫成俗而民之奢淫成俗實由在位者導之盤庚覺悟于民之不適有居由于在位者之故而欲以法度正之故曰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九字作一句讀其下曰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文義本一氣正義曲徇枚傳曰先教民又戒

臣失之矣

予告女訓女猷黜乃心

傳曰告女以法教謀退女違上之心

樾謹按此當以予告女訓女五字爲句告女訓女與中篇承女俾女文法正同猷黜乃心四字爲句傳云謀退女違上之心即釋猷黜乃心之義謀退違上無女字知經文猷黜上不當連女字也今讀予告女訓爲句不如枚傳爲長惟傳以猷爲謀義亦未安說文無猷字文選張茂先女史箴王猷有倫注引詩王猶允

案云猷與猶古字通是猷卽猶字也猶通作由莊十四年左傳正義曰古者猶由二字義得通用是也由用也猷亦用也言予告女訓女用謀女遂上之心也中篇曰暨予一人猷同心猷同心者用同心也傳曰謀同心徒益不知其爲語詞而訓爲實義胥失之矣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

傳曰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

樾謹按說文言部譒敷也商書曰王譒告之近世學者皆據此謂當於之字絕句然修字屬下讀殊不成義恐說文或奪去修字未足據也惟如傳義解爲王

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亦於經文不合經言播告之修不言播告以所修也修疑當讀爲迪修字本從攸聲多方篇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釋文云迪馬本作攸然則以修爲迪猶以攸爲迪也呂刑篇惟時伯夷播刑之迪與此經播告之迪文義正同迪者道也枚氏於彼傳解爲伯夷布刑之道然則播告之迪亦謂布告之道也盤庚進其臣而告之則於開誠布公使羣臣同諭故首言先王布告之道如此見我今日亦率由是道也因叚修爲迪故學者不得其解耳

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

傳曰女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

樾謹按經文止言含德不言含惡德傳乃增出惡字非經旨矣含之言藏也懷也國語楚語土氣含收韋注曰含藏也戰國策秦策含怒日久高注同含懷也惟女含德者惟女懷藏其德也惕當讀爲施白虎通號篇引尚書曰不施予一人卽盤庚此文段氏撰異謂古文作惕今文作施其實古文惕字當從今文讀作施字施本字惕叚字言女懷藏其德不施及予一人也含與施正相應成義下文曰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施德于民卽施予一人君民一體也上用叚

字下用本字古書自有此例解為長權非其旨矣

女不和古言于百姓

傳曰貴公卿不能和喻百官

繼識按杖傳未得和字之義和當讀為宣禹貢篇和夷底績水經桓水注引鄭注曰和讀曰桓桓與宣並從亘聲古亦通用魏策魏桓子韓子說林篇作魏宣子是其證也和可讀為桓故亦可讀為宣矣女不和吉言于百姓者女不宣布吉言于百姓也枚以本字

讀之非是

世逊俯勞

傳曰選數也言我世世數女功勤

樾謹按傳訓選爲數於義迂曲非經旨也選當讀爲纂爾雅釋詁纂繼也禮記祭統篇纂乃祖服襄十四年左傳纂乃祖考國語周語纂修其緒其義竝同此纂爾勞者世繼爾勞也故下文曰予不掩爾善也選從巽聲纂從算聲古音相近說文食部籑具食也從食算聲重文饌曰籑或從巽是巽聲算聲相近之證詩柏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引作不可算也選之通作纂猶選之通作算矣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盤庚中

傳曰爲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　正義曰鄭元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爲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爲之法也

樾謹按經文止言盤庚作不言造作舟船諸說皆非經旨由不知盤庚中篇實爲上篇故也孟子公孫丑篇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與此作字同盤庚作猶繫辭傳曰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也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言盤庚既卽位承祖乙之後首

謀遷都故思涉河以民遷也此下兩篇皆附錄盤庚

遷都之事故以此發端中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下篇曰盤庚既遷正位因也上篇曰盤庚遷于殷則爲遷殷後事自後人泥于篇第因并盤庚作之義而失之矣下云乃話民之弗率蓋上篇是遷殷後事故曰不適言既遷而民不便也中篇是未遷時事故曰弗率言將遷而民弗從也

乃話民之弗率

傳曰話善言

樾謹按詩板篇抑篇毛傳並曰話善言也話之爲善言固古訓矣然此經話字在民之弗率上則非善言

之謂也善言民之弗率於義豈可通乎話當讀爲佸說文人部佸會也字亦作括詩車舝篇德音來括傳曰括會也蓋皆聲近而義通盤庚會今民之弗率者而誥之故曰乃話民之弗率話即佸之叚字不當以本義說之

古我前後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傳曰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

樾謹按枚讀保后胥慼爲句非也洛誥篇承保乃文

祖受命民亦以承保建文孔氏聲讀罔不惟民之承
保爲句涸長於曾讀矣后胥慼當自爲句胥慼者相
憂也言憂民之憂也鮮讀爲斯詩瓠葉箋云今
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是鮮與斯聲
近義通浮讀爲佛後漢書襄楷傳注曰浮屠卽佛陀
但聲轉耳鮮以不浮于天時者斯以不佛于天時也
說文口部咈違也古書何以佛爲之法言寡見篇佛
乎正李軌注曰佛違也文選非有先生論夫談者有
悖於目而佛於耳李善注引字書曰佛違也並其證
也又曰佛扶勿切是佛與扶爲雙聲而浮從孚聲與

扶爲疊韵故浮得讀爲佛也此言君常憂民之憂斯于天時無所違失若從枚傳則但曰鮮不浮天時文義已足而以字于字皆贅矣江氏聲據漢石經戚作高因讀后胥高鮮爲何爲之說曰小山別大山爲鮮言前后相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其說甚鑿恐不可從漢石經作高者亦聲之轉也孟子萬章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韓非子忠孝篇作舜見瞽瞍其容造焉蹙從戚聲造從告聲而得相通然則戚聲之轉即如告矣高與告聲近故臯字通作高又通作告是其例也漢石經戚作高正猶蹙之爲造矣讀古書者當依

聲而求字勿逐字而求解浮之爲佛賊之爲高其義絶遠始難爲拘文牽義者道矣

承女俾女

傳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女使女徙

樾謹按俾之訓使蓋本釋詁文然如傳義則俾女下必增出徙字於文方足矣說文人部俾益也字亦作朇會部曰朇益也又通作埤廣雅釋詁曰埤益也俾與朇埤聲義皆同承女俾女者承引女俾益女也與予告女訓女句法相似說詳上篇

惟喜康共

傳曰惟與女共喜安

樾謹按如傳義則當云惟喜共康於義方明不當云惟喜康共也傳義殆失之矣廣雅釋詁拱固也共拱古通用論語爲政篇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釋文共鄭作拱是也惟喜康共者惟喜安固也康之義爲安共之義爲固康共二字平列上文承女俾女承俾二字亦平列枚說竝子文義未安

予若籲懷茲新邑

傳曰言我順和懷此新邑

樾謹按小爾雅廣詁若女也說文頁部籲呼也予若

籲者予女呼也猶言予呼女也詩匪風篇懷之好音皇矣篇予懷明德毛傳並曰懷歸也懷茲新邑者歸此新邑也言予呼女歸此新邑亦惟女故耳枚氏於上篇率籲衆慼訓籲為和此籲字亦訓和段氏玉裁謂籲音同籥籥音同龠說文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故訓為和今按龢字竝從龠然則籲之訓和自是古訓然以率籲衆慼為率和衆憂之人以予若籲懷茲新邑為我順和懷此新邑實于文義未安學者固不得因枚傳之僞而廢籲和之古訓要不得因籲有和義而曲從枚傳也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傳曰女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忱感動我是女不盡忠

樾謹案枚氏于句讀未審此當以乃咸大不宣為句乃心欽為句念以忱動予一人為句宣者明也僖二十七年左傳未宣其用國語晉語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杜注韋注並曰宣明也是其義也欽言欽欽然也詩曰憂心欽欽是其義也重言之曰欽欽單言之曰欽古語類然故毛傳鄭箋每以重言釋一言如啞其笑矣傳箋並曰啞啞然垂帶悸矣傳箋並曰悸悸然

條其歗矣傳箋竝曰條條然皆其例也爾雅釋詁曰念思也念以忱動予一人如下篇念敬我衆文法正同言汝不憂朕心之所困乃皆大不明乃心欽欽然思以誠意感動予一人巽不遷也枚讀欽念以忱爲句攷上下文皆失其讀矣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

傳曰女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徙相與沈溺

樾謹按經言不屬而傳言不屬逮古增字釋經非經旨也釋文引馬云獨也屬之訓獨蓋以聲訓荀子成相篇剄而獨鹿棄之江楊注曰獨鹿與屬鏤同本或

作屬鏤然則屬之與獨古通用也爾忱不獨義不可解疑忱字馬本作沈爾沈不獨惟胥以沈言不獨爾自沈溺且相與共沈溺也獨字胥字正相應成義沈與忱字形相近詩采薇篇正義引鄭周易注曰慊讀如羣公溓之溓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慊然則沈之爲忱猶溓之爲慊竝由立心與水相近之故耳馬注雖存于釋文而因沈誤爲忱遂無能申明其義者王氏鳴盛謂當云不獨大非古人以聲相訓之旨矣

今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

傳曰我一心命女女違我是自臭敗

樾謹按經言命女一不言一心命女傳義非也一字當屬下讀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荀子勸學篇一可以爲法則盧辯楊倞注竝曰一皆也一無起穢以自臭者皆無起穢以自臭也今予命女當自爲句不連一字讀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

傳曰言我先王安女父祖之忠今女不忠女父祖必斷絕棄女命不救女死

樾謹按經文本一氣連屬若如傳義加入今女不忠

一轉恐非經旨也綏當讀爲退文十二年左傳乃皆出戰交綏杜注曰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正義引司馬法云將軍死綏舊說綏卻也是綏與退古字通也禮記檀弓篇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或爲妥卽其例矣綏乃祖乃父者退乃祖乃父也此承上文女有戕則在乃心而言謂女有戕害人之心我先后已知之必因孫子之不賢而斥退乃祖乃父於是乃祖乃父亦斷棄女不救乃死也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

釋文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

樾謹按乃祖乃父丕乃告乃祖乃父義不可通段氏玉裁謂當於告字絕句此亦曲說也我高后既作乃祖乃父則乃祖乃父必作我高后釋文既云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亦必云乃祖乃父本又作我高后傳寫奪去之耳尋繹文義似以別本爲長上文云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此當於政字絕句昭六年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茲予有亂政義與彼同枚傳訓亂爲治非也同位同在朝廷之位者指羣臣而言羣臣

之貪由于君政之亂故曰茲予有亂政句同位具乃
貝玉於是我高后丕乃告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
孫朕孫盤庚自謂也上文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枚傳
曰幼孫盤庚自謂然則此文朕孫亦盤庚自謂明矣
以其有亂政故作大刑也上言乃祖乃父乃斷棄女
不救乃死此言高后作丕刑于朕孫一就臣言一就
君言言君臣將同受其罰也上文失于政陳于茲高
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女萬民乃不生生暨
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女罪疾曰曷不暨朕幼
孫有比亦是一就君言一就臣言蓋自予念我先神

后之勞爾先至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皆反覆申明不遷之害君臣上下並有大咎說者誤解茲予有亂政一節爲責臣之辭則於義偏矣既以此一節爲責臣之辭於是疑朕孫當指臣不應出於高后之口遂改我高后丕乃告乃祖乃父爲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而經意全晦賴有陸氏釋文猶可稽以訂正耳至下文迪高后之迪乃發端之詞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自改經文爲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枚傳遂訓迪爲道言女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女其不辭甚矣

弔由靈　盤庚下

傳曰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

樾謹按訓弔爲至文義迂曲非經旨也弔訓至亦訓善詩節南山篇不弔昊天毛傳曰弔至鄭箋曰至猶善也棐誓篇無敢不弔正義曰弔訓至也鄭云至猶善也是弔之訓善固尚書家舊說矣弔善也靈亦善也弔由靈者善用其善謀也下文宏茲賁枚傳曰宏賁皆大也善用其善謀謂之弔由靈猶大此大業謂之宏茲賁也若謂弔靈不當並訓善則宏賁亦不當並訓大乎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傳曰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

樾謹按此當於用字絕句大誥篇曰甯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並以卜用連文此云各非敢違卜用義亦然也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從卜中是用字本從卜中會意尚書卜用連文於本義最近宏茲賁三字爲句與弔由靈一律弔靈皆善也宏賁皆大也正見古人用字之精又按經云非敢傳云不敢亦於經義未合蓋盤庚遷殷實不用卜觀中篇無一語及卜可知矣不然盤庚方假鬼神禍

福之說以聳動其民使得吉卜亦當如周公大誥屢及之矣何不一言乎當時臣民必有以此爲口實者故盤庚於旣遷之後自解之曰各非敢違卜用也各乃語詞廣雅釋詁各詞也徐鍇說文繫傳於曰篆下云凡稱詞者虛也語气之助也枚傳不知各爲語詞而以君臣言斯失之矣廣雅各詞也一訓必有所受之王氏念孫疏證疑爲若字之譌非然也

尙皆隱哉

傳曰相隱括共爲善政

樾謹案枚解隱爲隱括是也此必古訓相承如此枚

竊取之而以其爲善政足成之則非其義矣隱括與
隱栝同指于性惡篇楊倞注曰隱栝正曲木之木也
耿俗奢淫逾禮不正甚矣盤庚遷都之意本在於此
故既遷之後即欲以法度正之因呼邦伯師長百執
事之人而告之曰尚皆隱哉欲其去奢淫之舊俗而
就法度也其下曰朕不肩好貨又曰無總于貨寶皆
與去奢行儉之旨合故知漢人所傳爲不虛也漢石
經隱作乘乘字義不可曉疑當爲繩詩緜篇鄭箋曰
乘聲之誤當爲繩也是其例矣淮南子時則篇繩者
所以繩萬物也高注曰繩正也則亦與隱栝同義今

古文文異而義同上篇曰不能胥匡以生匡亦正也不能胥匡是不就檃括也然則盤庚以常舊服正法度即出隱哉一語發其端矣觀其文義盤庚上篇實與下篇相承前人泥于篇第未有能見及此者也

降年有永有不永　高宗肜日

樾謹按降年之永不永疑與正厥事無涉正義引鄭注曰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愓焉故引以諫王也於義亦未安祖己豈當以王爲蠢愚之人邪嘗反覆推求於漢書五行志而得此經之旨五行志引劉歆說以爲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

又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歆此說雖或附會亦
必有所自商自陽甲以來諸君享年不永據竹書紀
年陽甲四年小辛三年小乙十年惟盤庚二十八年
耳高宗承小乙之後見先君皆不永年而肜祭之日
又有此異爲繼嗣將易之象必將悚然震動殷本紀
云武丁懼懼者懼此也又云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
事而已史公增勿憂一語乃善於說經者篇中自惟
天監下民典厥義至乃曰其如台皆告王使勿憂也
非天夭民民中絕命史記作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是
下一民字當爲衍文天既孚命漢石經孚作付亦當

從之孚之爲付猶桴之爲柎也祖己之意蓋謂天之降年有永不永非天夭民而絕其命也乃民有不若德不聽罪之故耳天既付命于人人苟能正其德雖有妖孽其奈何哉乃曰其如台與盤庚篇卜稽曰其如台義同猶言越其奈何也說見盤庚上篇祖己因武丁恐懼故爲此言使王勿憂曰王司敬民以下始是進戒之詞故以嗚呼發之也古大臣進言于君從容不迫如此是可見其愛君之誠矣然非史公勿憂二字則篇中之義不顯故知西漢經師之說爲可寶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昵

傳曰允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

樾謹按傳文當曰典常也傳寫奪典字耳無非天所嗣釋罔非天允之義典常也祭祀有常釋典祀之義孔穎達據誤本作正義乃讀傳文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九字為一句而釋之曰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為常道者也則大非傳義矣然如傳義讀罔非天允為句實亦未安疑當以罔非天為句王司敬民司字

史記作嗣當從之言王嗣位敬行民事罔非天所命也祖已言此者見天降下民作之君人者乃天所命以治民者也其位雖傳之自父其命實受之自天不當私其所親也允典祀自爲句爾雅釋詁曰允繼也典當爲殄考工記輈人是故輈欲頎典司農云典讀爲殄是其證也釋詁曰殄絕也允殄祀者繼絕祀也言當繼續其已絕之祀無從豐於近廟也按殷本紀自祖乙以後陽甲小辛小乙四君皆兄弟相及通典卷五十一引賀循議曰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賀循此議必尚書家舊

說以其說推之則盤庚止立父祖乙廟而不立兄陽甲廟小辛之於盤庚小乙之於小辛亦必猶是矣高宗繼父小乙之後其止立父小乙廟而世父陽甲盤庚小辛皆無廟從可知也此實當時闕典故祖已以繼續已絕之祀無徒豐于近廟爲高宗諷也通篇皆告王使勿憂而其訓于王者止此數語蓋此下尚有高宗之訓一篇必詳言之而今亡矣此篇告王勿憂之意爲多故以高宗肜日名篇下篇所載當詳言其所訓于王之事故以高宗之訓命篇也不然何不分爲上下兩篇而必異爲之名乎

天既訖我殷命　西伯戡黎

樾謹按是時殷猶未亡乃云既訖我命義不可通古書既與其每通用禹貢濰淄其道史記夏本紀作既道詩常武篇徐方既來荀子議兵篇引作徐方其來並其證也天既訖我殷命當作天其訖我殷命蓋以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故推度天意如此也此篇以天其訖我殷命發端猶微子篇以殷其弗或亂正四方發端也皆事前推度之辭若作既訖則似乎事後之論矣

格人元龜

傳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
者 正義曰格訓爲至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
者也
樾謹按至道之人謂之至人義殊未安元大也格亦
大也元龜者大龜也格人者大人也史記格作假爾
雅釋詁假大也方言曰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周
秦之間謂之假此經字雖作格義與假同卽以格至
之義而論釋詁曰睢大也釋文曰本又作至然則至
亦大也格之義爲至卽爲大矣凡有大義者皆有美
善之義元訓大亦訓善卽其例也論衡卜筮篇引此

羣經 ......

經而釋之曰賢者不顯大龜不兆是王仲任以格人爲賢者義自可通孔穎達以爲至道之人則失之矣

指乃功

傳曰言殷之就亡指女功事所致

樾謹按枚傳未解指字之義指致也言致極爾之事必將爲戮也詩武篇耆定爾功毛傳曰耆致也指與耆古字通用堯典篇上帝耆之潛夫論班祿篇引作上帝指之是其證也書言指乃功詩言耆爾功文異而義同美惡不嫌同辭

我祖底遂陳于上 微子

傳曰言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

樾謹按厎遂陳于上蓋以德言下文曰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紂所亂敗者卽湯所厎遂而陳者也上何不言德者文見於下故省于上古人自有此文法也傳不知此而增出功字失之

我用沈酗于酒

樾謹按無逸篇傳以酗爲凶曰酗是枚氏所據本固作酗故其說如此必非枚氏私造此字而自爲之說也陸德明謂說文作酌然說文酌篆下並不引此經壁中古文作酌與否未可知也玉篇酉部酌許具切

兇酒曰酗醟又出酗字目同上玉篇之字多本於說文安知古本說文酌篆下不更有重文作酗者乎鄭康成注周官司救亦有酗醟之文不得謂漢時無酗字矣蓋酗者會意字也酌者形聲字也經典相承之字苟合六書之旨皆可各從其舊江氏聲必謂酗不成字改從說文作酌失之泥矣

好草竊姦宄

傳曰草野竊盜又爲姦宄於外內

樾謹按枚氏解草竊之義殊爲望文生訓江氏聲曰莠害苗爲草竊引呂氏春秋辯上篇文爲證然彼文

云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爲靑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旣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此自是呂氏設造之語非古人名蕀害苗爲草竊也不得因草竊二字適與此經合遂引以爲證孫氏星衍引廣雅釋言鈔掠也謂與草聲相近其說視江氏爲長然讀草爲鈔於古無徵如其說則盜聲與草聲亦相近直讀爲盜竊豈不更徑易乎江孫兩說殆皆未塙今按竊當讀爲蔡莊子庚桑楚篇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釋文曰竊竊本作察察然則竊之爲蔡猶竊竊之爲察察也草竊者

草蔡也說文丰部丰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是草蔡有散亂之義古語然也其本義屬草引而申之則凡散亂者皆得謂之草蔡故與姦宄連文好草蔡卽好亂也草蔡之語止見于許氏之書他無所見古語久湮而此經又叚竊爲蔡於是其義益晦矣

凡有辜罪乃𡨥恆獲

傳曰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

樾謹按經文止有獲字無中字傳義非也詳此經之義正收罪所謂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者昭七年左傳曰周文王

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又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皆可以說此經蓋文王之法有罪人逃亡則大蒐其衆期于必得而紂則反是故當時以為逋逃之淵藪凡有辠罪者乃罔恆獲也罔恆獲猶言常不得使循其文曰乃恆罔獲則其義便明顯而非古書佶屈之體矣

我其發出狂我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樾謹按史記宋微子世家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是微子之問

有一死一去兩意故上文既決殷之淪喪又特呼父師少師而發此問乃微子作誥之本意也我其發出狂此去之之說也狂史記作往集解引鄭注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是其義也吾家耄遜于荒此死之之說也正義引鄭注曰耄亂也蓋不忍斥言紂昏亂故言吾家昏亂與上文我用沈酗于酒不言紂而言我語意正同遜古與馴通故堯典五品不遜史記五帝紀作馴周易坤六二彖傳曰馴致其道釋文引向秀曰馴從也荒讀爲亡下文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作天篤下災亡殷國是讀荒爲亡正

古文家說此荒字當亦同也吾家耄遜于荒言吾家亂而從于亡蓋欲從紂死不忍斥言故微其詞也微子之意若曰我其發出往乎抑吾家亂而從于亡乎今爾無指告我則或去或死不知所從無所措手足矣故曰予顛隮也若之何其乃致其問之之意枚傳謂如之何其救之亦非當日語意也微子之意晦于千載賴史公數語猶可得其梗概耳吾家耄遜于荒史記作吾家保于喪保耄同聲惟無遜字疑或奪誤然觀上句狂字史記作往此句荒字史記作喪則微子一去一亾兩意居然可見下文詔王子出迪蓋就

微子之意而爲決之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傳曰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

樾謹按如傳義則讎斂與召敵讎一也何必重復言之乎釋文曰讎如字下同此依傳義作音也又曰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是鄭本上讎字與下異讀馬本則并異其字矣段氏玉裁謂鄭亦讀讎爲稠非也鄭蓋讀讎爲疇故徐云鄭音疇也一切經音義卷一引國語賈注曰一井爲疇九夫爲一井孟子盡

心篇易其川疇脂注亦曰疇一井也鄭讀雖爲疇當
從此訓殷制用助法上所應得者惟公田所入而已
其外皆民之私田上不得而歛之也此云疇歛則是
按井而歛之是所取不止公田矣殆紂時所加賦歛
乂當爲刈據說文乂刈本一字也王逸注離騷曰刈
穫也除監殷民川乂疇歛言下視殷民方用刈穫之
時計疇而歛之也鄭義每存乎音以音求之往往可
得其義矣

羣經平議卷五

德清俞樾

尙書三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牧誓

傳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 正義曰經言野則是牧地而鄭元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于牧野而誓豈王行已至于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

樾謹按此當以郊牧野三字連文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正釋尙書郊牧野

三字之義合言之曰郊牧野從省則但曰牧野詩大明篇牧野洋洋是也又從省則但曰牧國語周語曰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也此篇以牧誓名篇是武王作誓實在郊外之牧而史臣併舉郊野省是時諸侯會者八百車徒衆多其所屯聚必非一處前軍及郊後軍至野中軍在牧亦情事所應爾也鄭注稱郊外曰野是鄭君所見爾雅與今本異然據何書以治爾雅則間以今本爲長矣又爾雅此篇之後總題曰野蓋野者對邑而言邑外郊郊外牧牧外野野外林林外坰雖分五名然郊牧林坰實皆野

也故亦有稱牧之野者詩閟宮篇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禮大傳篇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牧稱牧之野猶坰稱坰之野駉篇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是也坰之野即林外之坰牧之野即郊外之牧若以牧爲地名豈坰亦爲之地名乎

惟家之索

傳曰索盡也

樾謹按惟家之盡于義未安枚說非也周官方相氏以索室毆疫即此索字之義牝雞晨鳴必有妖孼當索室以毆除之故曰惟家之索武王以諸侯伐紂爲

天下除暴亂亦猶索室毆疫也故以爲喻耳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樾謹按隸釋載石經作厥遺任父母弟不迪段氏玉裁謂未知今文家說如何其實乃誤字也漢人隸書王壬二字往往無別武梁石室畫象泰王作泰壬又爲峻碑陰壬端壬輔並卽王字可證也文七年左傳宋公王臣卒釋文曰本或作壬臣盖亦隸體混淆之故此經王字漢人書作壬字因又加人旁作任耳韓非子外儲說左篇王登爲中牟令呂氏春秋知度篇作任登卽其例也然因等正定六經文字而此等字

未能正定國其小疏或因經師舊讀學者共曉字雖作任讀仍爲王相習已久無庸改易其舊耳懼好古之士不加詳審或滋異說故具論之不迪之迪當讀爲由漢書楊雄傳注曰迪由也是迪與由聲近義通由者用也故周本紀作不用蓋史公讀迪爲由而以詁訓字易之也枚傳曰不接之以道迂矣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傳曰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

樾謹按經但言奔不言降經但言迓不言擊經但言

役西土不言役西土之義傳義非也史記周本紀弗迓作不禦集解引鄭注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虐殺紂師之犇走者以爲周之役也其說亦甚迂曲葢說此經者皆先有成見以爲聖人仁義之師宜乎其言藹如然後相稱不知上文明言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下文又言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則此文必是勉以殺敵致果方合作誓之本旨不當如先儒所云也迓字宜從史記作禦廣雅釋詁禦止也字亦通作衘釋名釋樂器曰衘止也弗禦者弗止也軍旅有進無退故勉以弗

止也克奔以役西土六字爲句奔讀如奮詩行葦篇毛傳奔軍之將釋文曰奔音奮是奔得讀如奮也克奔以役西土者克奮發以從我西土之役也此篇本爲友邦冢君及從征庸蜀諸國而作故有以役西土之語自尚桓桓以下至克奔以役西土文義本一氣連屬欲其尚克如此也學者失其義因失其讀矣

惟天陰騭下民 洪範

傳曰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 正義曰傳以騭卽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

樾謹按宋世家作維天陰定下民是史公讀騭爲敉

皋陶謨篇敕天之命枚傳曰敕正也夏本紀作陟天之命騭之爲敕猶敕之爲陟也敕訓正正與定古字通故史公作定而枚傳從之正義謂騭即質也非是

建用皇極

傳曰皇大極中也

樾謹按以皇極爲大中固古義也然下文言皇建其有極惟皇作極一以大中訓之實有不可通者蔡傳曰皇君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其說殊勝下文曰皇極之敷言又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並以皇極庶民極相對爲文說本馬注見史記集解

然則皇之爲君無疑矣極爲準則蓋亦古有此義詩殷武篇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猶言四方之準則也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益極有準則之義故毛詩作極韓詩作則也昭十三年左傳貢獻無極猶言貢獻無有準則也上文曰貢之無藝服注曰藝極也杜注曰藝法制藝與極同義藝爲法制則極亦法制矣周禮序官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民極者民之準則也猶云以爲黔首則也國語越語無過天極天極者天之準則也猶云順帝之則也凡斯之類皆可證成其義

金曰從革

傳曰金可以改更　正義曰金可以從人改更

樾謹按枚傳不說從字之義史記集解引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正義即本馬注然其說殊未安木之曲直亦是從人何獨於金言之乎從革猶言因革也漢書外戚傳注曰從因也由也蓋從與由義同詩南山篇衡從其畝釋文曰從韓詩作由是也由之義爲因故從之義亦爲因金之性可因可革是爲從革猶木之性可曲可直是爲曲直也

四曰司空

傳曰主空土以居民

樾謹按史記集解引馬融之說亦與枚同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實此說殊爲迂曲疑司空之空當讀爲工以空爲工猶以功爲工以紅爲工也周官肆師職凡師不功鄭注曰古者工與功同字漢書哀帝紀害女紅之物如湻曰紅亦工也是工字可從力作功從糸作紅則亦可從穴作空矣蓋古人作字有省偏旁者如以臤爲賢之類亦有加偏旁者如以割爲害之類試以尙書言之大誥篇殷小腆王肅曰腆主也則腆即典字

也呂刑篇明明棐常墨子作明明不常則棐卽非字也然則空卽工字復何疑乎冬官主百工之事故謂之司工其職雖亡而小宰職曰冬官掌邦事不曰冬官掌邦土則司空之爲司工明矣工與功通功者事也惟其司工故掌邦事也冬官亡而以考工記補之未爲無見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此乃匠人之事固亦冬官所屬且其下文曰興事任力則仍是掌邦事非掌邦土也後人不知空爲工之叚字因有主空土之說而僞古文遂曰司空掌邦土矣

而康而色

傳曰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

樾謹按下而字訓女上而字不訓女乃語詞也此句承上文皇則受之而言皇則受之而康而色言不但受之而又當和女之顏色以受之也康之義爲安故亦爲和史記樂書正義曰康和也枚傳因皇則受之與上文女則念之相對念之之下更無他文則受之之下亦不得箸此四字乃以此四字屬下爲義其所見殊泥矣

是彝是訓

傳曰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

樾謹按枚傳以順字解訓字葢本之史記不知下文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兩訓字史記作順至此句作是夷是訓不作順也集解引馬注曰是大中之道而常行之用是敎訓天下是馬本於此句亦不作順也惟馬以彝爲常不如史公以彝爲夷夷陳也是夷是訓者是陳列之是訓敎之也此以君言也下文曰是順是行者是順從之是奉行之也此以民言也君安順天故曰于帝其順民安從君故曰以近天子之光下兩訓字讀爲順此一訓字讀如本字史公分別最明枚混而一之誤矣

一曰正直

傳曰能正人之曲直

樾謹按經言正直不言正曲直傳義非也正直與剛克柔克並爲三德義當一律正直者以正道相切直也剛克柔克者以剛柔相克治也爾雅釋訓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注曰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此直字之義也故其下曰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言平康者以正道相切直而已彊弗友者沈潛者宜以剛克之燮友者高明者宜以柔克之也如傳義則不可通矣

曰克

傳曰兆相交錯

樾謹按兆相交錯何以謂之克正義引鄭注曰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雨次不同而皆從侵克取義然則何不竟謂之祲與雨霽圛零一律乎今按說文克部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重文㲾曰古文克㲾亦古文克既訓肩何以又取象刻木於義不可解疑古文作㲾者乃尚書洪範曰克之本字壁中古文也其上從古以其為占之用也其下作㣲象其形也雨霽圛零有可取象而

㮚則無可取象故特製此字猶卦有八皆叚他字以命之而特製坤巽二字聲有五皆叚他字以命之而特製䨷・字也㮚字之義或解爲陵克或解爲交錯皆各就其卜之兆爲說刻木・義亦必尙書家舊說也因㮚字讀如克後人遂卽以克字爲之亦猶巽止作巺䨷止作羽也許氏因以㮚爲克之古文不特尙書曰克之義不可知并克篆說解而亦失之矣說文卜部𠨷易卦之上體也從卜𠨷聲商書曰貞曰𠨷然則曰克之克壁中古文作㮚亦猶曰悔之悔壁中古文作𠨷從占與從卜同也許氏惜未悟而出之耳

四曰攸好德

傳曰所好者德福之道　正義曰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爲福洪範以人君爲主上之所爲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

樾謹按鄭王及枚氏之說皆讀好爲好惡之好漢書五行志曰貌之不恭其極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此今文家說以好德與惡對則好字讀如美好之好其說似較古文爲長蓋以好人之德爲福不如自有美好之德更爲福也古字攸與修通史記秦始皇紀德

惠修長索隱曰王劭按張徽所錄會稽南山秦始皇碑文修作攸是其證也攸好德即修好德人能修飾其美德如孟子所謂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是亦福也張衷碑曰令德攸兮攸亦修之假字令德即好德也疑今文家因以攸爲修矣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金縢

傳曰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　正義曰責謂負人物也大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大子

樾謹按傳義不了正義說更迂曲矣又引鄭注曰丕

讀爲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女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此說視枚爲長而以上下文勢求之則亦未安今按是通作實故秦誓篇是能容之禮記大學篇作實能容之也若爾三王實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三句一氣連屬丕字史記作負負子者諸侯疾病之名禮記曲禮篇正義引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是負子之義本爲不子故此經作丕子丕與不古通用也桓十六年公羊傳何休解詁又曰天子有疾稱不豫

諸侯稱負茲古文以聲爲主無定字耳凡人有病則

須子孫扶持之周公事死如生故仍以人事言謂爾

三王在天若有疾病扶持之事必須子孫任其責則

請以旦代某也下文曰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

能事鬼神可知此文所言是事鬼神之事矣三王生

前皆未爲天子故仍從諸侯之稱也自來說者未達

此義惟孔氏廣森經學巵言解丕子二字與愚合然

孔氏以丕子屬武王言謂告神謙故從諸侯病辭則

非也武王有疾可云不子不可云有丕子之責于天

且與上文若爾三王文義不貫而與下文能事鬼神

之意亦不屬矣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傳曰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正義曰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

樾謹按如傳義則是改經文爲予仁能若考矣且既告三王亦不應專稱考傳義非也史記魯世家作旦巧能多材多藝王氏念孫曰考巧古字通若而語之轉予仁若考者予仁而巧也故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其說見經義述聞今按王說是矣然未盡也仁當

讀爲佞說文女部佞巧讇高材也大徐本作從女信省小徐本作從女仁聲段氏玉裁曰晉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古音佞與田韻則仁聲是也佞從仁聲故得叚仁爲之予仁若考者予佞而巧也佞與巧義相近仁與巧則不類矣史記周本紀爲人佞巧亦以佞巧連文是其證也古人謂才爲佞故自謙曰不佞佞而巧故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也至多材多藝上以文義論之似不必有能字江氏聲集注以仁若二字爲衍文讀巧能二字爲句孫氏星衍注疏讀仁若巧能四字爲句義均未安古能而二字通用屨六三眇能

視跛能履李氏集解本能皆作而虞注曰眇而視跛而履鹽鐵論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皆能而通用之證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者若而也能亦而也猶曰予佞而巧而多材多藝也此能字與能事鬼神之能不同故下文曰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多材多藝上不更箸能字可知兩能字不同也

敷佑四方

傳曰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

樾謹案枚訓敷爲布而增出德教字以成其義非經

旨也史記集解引馬注曰佑其道以佑助四方其失
亦與枚同敷之言徧也詩賚篇曰敷時繹思鄭箋曰
敷徧也字通作普亦通作溥詩般篇曰敷天之下北
山篇曰溥天之下孟子萬章篇曰普天之下是敷溥
普文異義同佑乃俗字當作右而讀爲有儀禮有司
徹篇右几鄭注曰古文右作侑右侑通用故右有亦
得通用宣十五年公羊傳曰潞子離於狄而未能合
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不有即不右
言狄人不助也彼叚有爲右此叚右爲有聲同者義
亦同古書多叚借以聲爲主不泥其形也敷佑四方

者普有四方也言武王受命于帝廷普有四方爲天

下主也

乃并是吉

樾謹案三卜皆吉一言可蔽既曰一習吉又曰乃并

是吉何也并當作併併竝也說文从部并相從也人部

併竝也二字義亦可通乃併是吉言王與周公竝吉

也上文曰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史記集解引馬

注曰待爾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葢周公本意請以

身代三王龜皆吉則武王當愈不待言矣武王愈周公

宜死及啓籥見書更詳審之乃知王與周公竝吉也

不然則上文以旦代某之言更無歸宿一似聖人苟爲美詞以龔動聽自言而自食之斯不然矣下文公曰體王其罔害此決武王之不死也又曰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此知己亦不死也惟永終是圖當即書中之詞其後武王既喪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所謂永終是圖者至此乃驗大王王季文王實假卜以命周公而公知之也故曰予小子新命于三王而其後告二公之言亦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正以受命先王故也史記魯世家載周公告大公望召公奭曰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

久矣於今而後成此卽周公受命三王永終是圖之意也乃并是吉史記作乃見書遇吉論衡卜筮篇曰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蓋今文尚書并作逢故史公以爲遇吉不知逢卽併也逢聲之轉與旁相近史記龜策傳曰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爲貪狠繫湯夏臺殺關龍逢逢與梁狠爲韻後世因誤有從夅從夆之别廣韻三鍾收逢字四江收逢字其實則一聲之轉也是故併之爲逢猶並之爲傍也列子黃帝篇並流而承之釋文曰並音傍史記秦始皇紀並河而東集解引服虔漢書注曰並

音傷茲之為傷併之為逢皆聲之轉文異而義實不異也史公易以遇字失之矣

公曰體

傳曰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

樾謹按體字以一言為句乃發語之辭慶幸之意也詩氓篇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釋文曰體韓詩作履幸也然則體亦猶幸也禮記玉藻篇君定體鄭注曰體視兆所得也引此文周公曰體爲證然則鄭已不得其解枚䢏其說更無譏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傳曰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

樾謹按經文止言居東則非東征也故上文我之弗辟馬鄭皆以爲避居東都此文罪人斯得其非謂誅管蔡明矣詩鴟鴞篇正義引鄭注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此亦不然成王當日容或以周公之黨爲罪人及事既大白則成王亦知其無罪矣豈有史官於事後作史冊以傳信後世而仍謂之罪人乎蔡傳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此亦不然夫是非曲直必無並行之理既知管蔡流言則又何疑乎周公乃必待風雷

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悔而迎公乎今按罪人斯得之文即承周公居東二年之後是周公得之而非成王得之也所謂得之者謂得流言之所自起也上文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此自史臣事後紀實之辭若當其時則但聞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播滿國中其倡自何人傳自何地非獨成王與二公不知雖周公亦不知也及居東二年乃始知造作流言者實爲管蔡故曰罪人斯得詩皇矣篇皇赫斯怒板篇無獨斯畏鄭箋竝曰斯盡也其注此經曰盡爲成王所得則亦訓斯爲盡罪人斯得者言盡得其主名也

墨子耕柱篇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此周公避居之明證關叔即管叔商蓋即商奄古文段借字也周公既至商奄與東人相習故能盡得其狀而王與二公則猶未之知也此當日之情事故於其避居東也可見周公之仁而於罪人之盡得也可見周公之智

經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大誥

傳曰安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

樾謹按漢書翟方進傳載王莽大誥作況其能往知天命以格爲往乃古訓也爾雅釋言格來也訓格爲

往如亂爲治故爲今之例盖物之旣來謂之格物未
來而我往逆之亦謂之格僖十五年左傳格祭伯宣
二年傳狂狡輅鄭人杜注竝曰輅迎也輅即格字因
戰陳必用車故以從車之輅字爲之其實即格來之
義所引申也莊子人閒世篇釋文引崔云逆擊曰詻
此蓋合格挌二字之義爲說逆者格之訓擊者挌之
訓詻與格挌竝從各聲其義得通故詻訓逆擊也格
知天命猶曰逆知天命莽用雅訓以易經文當云來
知天命乃不曰來而曰往者欲人易曉也枚傳云至
知天命則仍是來字之義泥于古訓不能變通正義

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大命則恐并失枚意矣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傳曰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絶天所下威

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

樾謹按王莽大誥作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天降威

明用甯帝室遺我居攝寶龜是莽讀此誥於予不敢

閉絶句其作比者必今文家說於義似短然其句讀

則是也上文云敷賁敷前人受命此閉字正與兩敷

字相應惟不敢閉故敷陳之也予字莽誥所無孫氏

星衍讀于天降威四字爲句引釋詁粵于也爲解然

下文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無于字酒誥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無于字疑此于字本在閉字之上予不敢于閉猶下文曰敢弗于從傳寫誤倒之耳用字屬下讀用甯王三字如莽誥之義則爲天用甯我王室然甯王字篇中屢見自當從枚傳以爲文王君奭篇正義引鄭注曰甯王文王也枚義即鄭義也天降威用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此天降威命用甯王所遺之寶龜以告我也即命者即寶龜以命之也蔡傳以有大艱二語爲龜兆預告甚得其旨但以用字屬

上讀則尙仍枚傳之失耳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樾謹按王莽大誥曰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呰災使民不安是天反覆右我漢國也據此則予復反鄙我周邦七字當作一句葢今文家讀如此於義殊勝當從之曰與上文即命曰同乃天段寶龜以告也復反猶反復也詩有倒順耳禮記月令篇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先言覆後言反與此正同葢反復復反義皆得通後人習聞反復趨聞復反故於此經失其解也鄙當作啚經傳皆通用都鄙字而啚廢矣說

文亏部粤審也審都審爰濟也粤爲審卽爲爰濟故莽誥作右右之言助也爰之斯助之矣是其義通也粤聲右聲據段氏說文同在古音第一部是其音亦相近也予者設爲天之言與詩予懷明德同予復反粤我周邦者蓋變之甚則必反復之詩蓼莪篇顧我復我鄭箋曰復反覆也卽可以說此經矣疑此句與上文有大艱云云相屬當曰以寶龜卜之其詞蓋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予復反粤我周邦三句皆卜詞也周公述卜詞未畢而閒以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數語者見卜詞之有徵也於是將再

述卜詞故又以天降威發之猶曰天降威用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也因其詞緐故省之耳莽誥天降威下更有遺我寶龜四字此可證矣知我國有疵民不康者郎括上文有大艱二語之意國有疵郎所謂有大艱于西土也民不康郎所謂西土人亦不靜也重言之則於文複矣故約其意如此見卜詞本相屬也下文曰朕卜幷吉又曰予得吉卜葢因卜詞有予復反鄙我周邦一語故云然天意如此則吉可知矣若止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安知其吉與否乎

今蠢今翼曰

傳曰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

樾謹按今之明日義不可通疑今蠢今翼兩義相對翼本作翌衞包改作翼說詳段氏撰異說文䖵部蠢蟲動也羽部翊飛貌翌卽翊之變體蠢以蟲喻翊以鳥喻字又變作[illegible]文選吳都賦趫譚[illegible][illegible]李注曰相隨驅逐衆多貌上文越茲蠢專以武庚言此文今蠢今翌則見武庚蠢動而淮夷從之[illegible][illegible]衆多也曰字屬下爲義文七年左傳曰衞不睦襄二十六年傳曰其過此也昭七年傳曰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

十六年傳曰起請夫環竝與此日字同葢左氏正因尙書有此文法而循用之耳曰民獻有十夫子翼言近日民之賢者十夫來翼佐我也枚傳見翌日連文適與金縢篇同遂讀今翌日爲句誤矣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傳曰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樾謹按下文曰越天棐忱康誥曰天畏棐忱君奭曰若天棐忱竝于忱字絕句此亦當然自來以天棐忱辭爲句非也棐之訓輔雖本爾雅釋詁文然古字多叚借不得概以本字釋之經凡言棐忱者竝當讀爲

非古棐匪字通漢書地理志錄禹貢文凡貢匪之匪
皆作棐然則叚棐爲非猶叚匪爲非也呂刑明明棐
常攸傳亦以爲輔行常法然墨子尙賢篇作明明不
常則固讀棐爲非矣君奭篇天難諶漢書王莽傳引
作天應棐忱此可見凡言棐忱者猶言非忱也辭字
屬下讀辭𤔲文作𤔲壁中古文亦必作𤔲乃𤔲之叚
字此承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而言嗣其考我民
者謂天命不常嗣王宜光成我民也高宗彤日篇王
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此經云嗣其考我民文義
正相近作司作辭竝叚字也莽誥作天輔誠辭則失

其讀久矣

厥子乃弗肎堂矧肎構

傳曰子乃不肎爲堂基況肎構立屋乎

樾謹按經言堂不言堂基傳必增基字者以其對構而言疑堂亦必構立而成弗肎堂矧肎構於義未安故增基字以成其義也若然則經文何不卽云弗肎基而必云弗肎堂乎傳義非也葢古所謂堂者有二其一爲前堂後室之堂其一爲四方而高之堂禮記檀弓篇吾見封之若堂者矣鄭注曰堂形四方而高是知古人封土而高之其形四方卽謂之堂故文選

西京賦注引宋均大元經注曰堂高也廣雅釋詁曰堂明也堂之義爲高爲明則堂之制可見矣金縢篇釋文曰壇馬云土堂楚辭大招篇南房小壇王逸注曰壇猶堂也夫壇與堂得通稱則堂之制又可見矣楊倞注荀子彊國篇曰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以楊氏此注考之則方岳下之明堂皆是封土爲壇非有如周書所謂四阿反坫重亢重郎者也疑堂之初制止是如此故室字從宀而堂字從土不從宀也此經以堂構對言見封土以爲堂且不冐

又安責其構立屋乎經文本極分明後人不達古制故失其解

紹聞衣德言 康誥

傳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

樾謹按服行其德言謂之衣德言不辭甚矣衣疑扶字之誤乃古文旅字也書序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枚傳訓旅爲陳旅德言者陳德言也言布陳其德言也因古文作扶故誤爲衣字耳古書扶誤作衣者往往有之周書武稱篇冬寒其衣服衣字亦當作扶而讀爲稽今誤作衣而又衍服字矣官

人篇愚依人也依字亦當作扶而讀爲曾今誤作衣
而又加人旁矣其說詳見周書尙書與周書同出周
初史臣之手故其文字有可參考也

無康好逸豫

傳曰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樾謹按經文豫字衍文也傳以自安釋康字以逸豫
釋逸字非經文有豫字也僞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
以逸豫滅厥德故枚傳遇逸字而以逸豫釋之酒誥
不敢自暇自逸傳曰不敢自寬暇自逸豫無逸篇君
子所其無逸傳曰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

豫又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傳曰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又云乃逸乃諺傳曰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又云生則逸傳曰生則逸豫無度多方篇有夏誕厥逸傳曰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又云爾乃惟逸惟頗傳曰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凡此之類皆以逸豫釋經文逸字經文止言逸不言逸豫也此經豫字卽涉傳文而誤衍耳漢書武五子傳毋桐好逸孟康聲轉而爲密與同聲相近故古文尚書作康今文尚書作桐也然則逸下無豫字有明證矣當據以訂正

自作不典

傳曰自爲不常

樾謹按典當讀爲腆儀禮記辭無不腆無辱禮寡君有不腆之酒鄭注竝曰腆善也自作不腆者自作不善也古典與腆通用大誥殄小腆王肅曰腆主也是肅讀腆爲典也典主之典可作腆故腆善之腆可作典矣多方篇爾乃自作不典義同

非終乃惟眚災

樾謹按潛夫論述赦篇引作乃惟眚哉當從之上文云非眚乃惟終眚下無災字則此文亦無災字也

乃惟曾哉與洛誥乃時惟不永哉文法正相近哉戕

聲近因而致誤耳

適爾

樾謹按傳及正義均不解適字之義一切經音義六

華嚴經音義上竝引三蒼曰適始也然則適爾者始

爾也正見其非終也

有敘時乃大明服

傳曰歎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

樾謹按僖二十三年左傳引書有之曰乃大明服荀

子富國篇書曰乃大明服據左荀所引知時字當屬

上讀然有敘時三字文義難明上文曰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下文曰乃女盡遜曰時敘疑此文亦當作有時敘而誤倒之耳有時敘者有是次敘也有是次敘則治理大明而民服矣

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樾謹按釋此經者皆以刑人殺人與劓刵人爲對文又曰二字遂不可解夫劓刵人即刑人也本非對舉之辭當讀非女封刑人殺人爲句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爲句言非女封手自刑人手自殺人也然凡刑

人殺人無非女封爲政不可不慎也又曰之又讀爲
有有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者言人告女曰此人當
劓此人當刵則有之矣然劓之刵之仍由女封他人
無得而劓之無得而刵之也刑人殺人如此從可知
舉輕以見重正申明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之意下
文云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又
亦當讀爲有言人有曰要囚女必服念至旬時然後
丕蔽要囚也與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兩文一律
又按尙書每有又曰之人多士篇又曰時予乃或言
爾攸居君奭篇又曰天不可信又曰無能往來多方

篇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與和諸稱又曰者皆未詳
何義君奭篇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
又云則鄭以此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
言天不可信明已之所推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
重言故稱又曰是又曰之義鄭王各異此篇又曰要
四正義引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則亦與王肅
同然古書竝無以又曰當重言者或引石鼓文凡疊
字作二爲識然疊字作二可也重言作又曰則使人
難曉古人必不如是苟簡也且何書中孺子其朋孺
子其朋生則逸生則逸皆重言也竝無作又曰者王

肅之說不可從也鄭以又曰爲人又云是鄭讀又爲有人又云者人有云也然則康誥兩又曰讀爲有曰正合鄭義矣

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傳曰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於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

樾謹按儀禮士冠禮歿之于假鄭注曰于猶爲也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曰于讀曰爲蓋古于爲同聲故得通用于父不能字厥子猶曰爲父不能字厥子也

于弟弗念天顯猶曰爲弟弗念天顯也枚不知于卽
是爲而訓于爲於又增爲字以成其謬失之矣

作求

傳曰我是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等

正義曰爲求而等之

樾謹按傳意蓋讀求爲逑詩關雎傳曰逑匹也故曰
爲求等猶曰爲逑匹也爾雅釋訓惟逑鞠也釋文曰
逑本作求是求逑通用之證正義曰求而等之未得
傳意

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酒誥

傳曰朝夕勑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惟天下教
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

樾謹按如枚傳之義則祀茲酒三字文不成義矣此
祀字乃已之叚借字周易損初九已事遄往釋文曰
已虞作祀此叚祀爲已之證已茲酒者止此酒也文
王誥毖之詞至明切矣惟天降命卽承已茲酒而言
謂止酒非一人之私言惟天降命也蓋重其事故託
之天命耳肇我民惟元祀言與我民更始惟此元祀
也元祀者文王之元年上文曰肇國在西土肇國者
始建國之謂故知是文王元年也曰元祀者猶用殷

決也盤文王元年卽有此命故云然耳上祀字段爲
已下祀字乃本字古書一簡之中同字異義往往有
之
亦罔非酒惟行
傳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
樾謹按以酒爲行文義不明行當作衍字之誤也淮
南子泰族篇不下廟堂而行四海今本行誤作衍是
其例矣衍讀爲愆昭二十一年左傳豐愆釋文曰愆
本或作衍是愆與衍古字通亦罔非酒惟愆正與下
文亦罔非酒惟辜語意一律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傳曰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

樾謹按此祀字亦巳之叚字與上文祀兹酒同古巳以通用此當讀越庶國飲爲句枚傳所謂於所治衆國飲酒也惟巳德將無醉爲句巳讀爲以枚傳所謂惟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也因不知祀之爲叚字而誤以本字說之遂於經旨大失矣

爾大克羞耇惟君

傳曰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

虓謂按傳義非也此與上文奔走事厥考厥長義同耇即老也君即長也因耇君連文則不辭故加惟字以成句猶禹貢曰齒革羽毛惟木也下文曰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與此正同臣惟工者臣與工也耇惟君者耇與君也說文丑部羞進獻也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言爾克進獻爾考與爾長爾乃亦得以飲食醉飽也大乃語詞無實義朱氏彬經傳攷證有釋大一篇詳言之

作稽中德

傳曰爲考中正之德

樾謹按稽字從禾說文禾部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故稽亦有止義說文稽部稽留止也凡從稽之字如穦如𥡴俱有止義作稽中德者稽止也言爾克永觀省則所作所止無不中德也中讀如從容中道之中枚傳以爲考中正之德失之

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敎

傳曰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治御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敎

樾謹按輔訓往曰文不成義棐當讀爲非說見大誥篇天棐忱矣徂往也荀子解蔽篇不慕往楊注曰往

古昔也然則我西土棐徂者言我岐國西土至今來
遠非古昔也故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也
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
傳曰紂疾狠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紂聚罪人在
都邑而作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
攷證按白虎通京師篇引尚書曰在商邑即此文也
則辜字當屬上讀不克畏死辜者言其不能畏死罪
也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者爾雅釋詁曰在察也越
與與同尚書連及之詞仍用越字大誥王若曰大誥
猷爾多邦越爾御事又曰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

庶士御事皆其例也在商邑越殷國猶言在商邑與殷國商邑以紂所都言殷國蓋通指王畿千里之內紂察見商邑與殷國將滅亾而無憂此卽不克畏死辜之證也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

傳曰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咨

樾謹按登聞于天上著祀字殊爲不辭攸義亦迂曲非經旨也祀乃已之叚借字已以古通用說見上文此當於香字絕句猶曰弗惟德馨香以登聞于天也

又傳解弗惟爲不念𢎞用爾雅釋詁惟思也之義然不念德聲否亦爲不辭文選東京賦卜惟洛食薛綜注曰惟有也是惟可訓有弗惟德聲否猶言弗有德聲否也誕惟民怨猶言誕有民怨也𢎞無德以聞于天則所有者民之怨否而已尙書中惟字可訓有者甚多梟陶謨時乃功惟敘言有敘也大誥卜陳惟若茲言有若茲也呂刑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言有官有反有內有貨有來也惟之訓有蓋古訓矣

王曰封𦳝材

樾謹按梓材一篇並無誥康叔之文直以篇首一封字故不得不屬之康叔耳嘗三復之而有疑焉康誥之首有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此文於全篇無涉蔡氏集傳因用蘇氏之說移此文於洛誥之首然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與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文不相屬且旣云周公咸勤則篇中當有慰勞五服之語洛誥豈有是耶然則此四十八字在康誥在洛誥皆贅旒也竊疑當在梓材之首王曰封者涉康誥酒誥之文而誤衍封字也王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正合侯

何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之文蓋因五服之臣民咸在進而誥之故以此發端也篇中文義雖不盡可解然曰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又曰庶邦丕享又曰和懌先後迷民皆與篇首四十八字相應其曰姦宄殺人宥又曰戕敗人宥蓋因四方民大和會而播[illegible]蕩之恩也若稽田若作室家若作梓材三喻皆明營洛邑之不可已與大誥篇若考作室兩喻文義相似皆誥衆之詞故多爲譬喻以明之因篇首衍封字遂誤以爲誥康叔而篇中文義晦突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

亾夫酒誥見在而云俄空自來不得其說按楊子明言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則所謂今亾者自是其序非謂其書若以書而言則上文固云不備過半非止一篇之空矣今書序云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楊子之意葢以酒誥當自有序不與康誥相屬故有俄空之歎其說必有所受之也夫酒誥且不與康誥相屬則梓材叓可知矣後人見康誥酒誥梓材同屬一序因疑梓材首四十八字總冒三篇不得專屬梓材乃移而置之康誥之首又以三篇同序謂梓材亦是誥康叔者遂于篇首加

封字而其誤乃不可復正矣原其所以致誤之由蓋始于今文家說尚書大傳載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此事亦見說苑建本篇論衡譴告篇蓋古相傳有此事今文家見康誥酒誥之後有梓材之篇遂據以爲說史公於衛世家亦有示可法則之文然梓材篇豈有此義邪故知梓材一篇不屬康叔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斵惟其塗丹雘

傳曰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牆惟其當塗墍茨蓋之

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　正義曰二文皆言斁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墍斁亦塗也不是以物塗之茨訓蓋也器言塗丹雘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雘雘是采色之名有靑色者有朱色者故鄭元引山海經云靑丘之山多有靑雘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槪謹按傳義既不分明正義以塗墍爲一事茨爲一事塗丹雘共爲一事兩何不一律兩塗字又異義非經旨也惟經文塗字據正義是斁字此則可據以訂

正者按漢書張衡傳惟盤逸之無斁注曰斁古度字是斁度通說文丹部雘下引周書惟其斁丹雘益壁中古文假斁爲度孔安國因漢時斁度通用故以斁字易之耳爾雅釋詁曰度謀也言既勤垣墉則惟謀塈茨之事既勤樸斲則惟謀丹雘之事也說文土部塈仰涂也艸部茨以茅葦蓋屋也是塈茨爲二事塈者以土涂之茨者以草蓋之也丹雘亦爲二事丹者朱色雘者青色也正義既引鄭注以雘爲青雘又因與丹連文輒斷爲朱失之矣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傳曰衆國朝享于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嘗方皆來賓服

樾謹案校以作兄弟爲句方來爲句甚爲不辭當以作兄弟方來五字爲句作者使也儀禮鄉飲酒禮作相爲司正鄉射禮作上耦射作衆賓射燕禮及大射儀小臣作下大夫聘禮及公食大夫禮則公作大夫鄭注並曰作使也又周禮司士作六軍之士注曰作使之也是作有使義也方之言並也說文方部方併船也方之本義爲兩船相併故即訓併鄉射禮曰不方足注曰方猶併也聘禮注曰今文並皆爲併是併

竝同字方訓併即訓竝故微子篇小民方興宋世家作竝興也作兄弟方來者使兄弟竝來也言使兄弟之國竝來朝享也

群經平議卷五